

■挚爱亲情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四月八儿即农历四月初八，对幼时的我而言，绝对是个好日子，因为那天大姨家所在的村子会迎来一年一度的超级大盛会，十里八村的人都要去赶会。那时，往往是小满已过，麦收在即，更多的人人是去买些镰刀、扫帚、簸箕、草帽、凉鞋、竹席之类的用品。因为过了四月初八，“三夏”大忙开始，各村基本上不会再有什么上规模的会了。

大姨那个村在颍河北岸，记忆中的四月初八，大都恰逢周末，于是，一大早，父亲带着我、母亲带着弟弟，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。经过之路两边全是麦田，初夏时节的风还很轻柔，阳光暖而不燥，风夹裹着层层麦香，吹进鼻孔里，顺着毛孔蔓延进我小小的身体里，格外舒畅。

路上不时便会遇到前去赶会的人，许是丰收在望之故，印象中大家眉梢嘴角全是笑意。走到五支渠时，我多半会让父亲停下来，因为五支渠上野花开得正盛，它自南往北蔓延，在金黄的麦田间，像一条紫色的绸带。花丝垂散下来，好看极了，花丛中飞舞的全是白色的蝴蝶。我是极爱那条五支渠的，因为它不仅是去姨家的必经之地，还紧挨着我家的麦田。父母在田间忙碌时，我便带着弟弟到渠上玩耍，春天能采到不少好看的野花，秋天能将紫红色的小果子摘满口袋，酸而甜，有时我们就跳到渠里玩捉迷藏，因为渠水引自颍河，我们还在里面捡拾过无数河蚌灰褐色的壳。

过了桥，沿着河堤向西走不远，下个坡便到大姨家。大姨早就在巷口迎客，远远就望见了我们，她把弟弟从自行车

■别样情怀

往事如烟

■存良

7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，风吹着满地黄叶沙沙响，大人们都猫在屋里不出门。

我和一群孩子不甘寂寞，放学后在村南省道旁看过往的车和人，不时跟着卡车和自行车比一下速度，以期赢来同伴的欢呼。

这时，我们看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婆婆，拄着一根棍子、挪动着她的小脚，蹒跚地向我们走来，她满脸的皱纹像核桃的外壳，干瘪的嘴唇皱在一起。

她挪到我们跟前，咧着嘴笑着问：“小孩们好，你家谁有奶奶，和我年龄差不多？”

比我年龄大一点的建国嘴快，他说：“俺奶和你差不多。”

“你能带我去见见恁奶吗？好孩子。”老婆婆说道。“好。”建国应道。

我当时很后悔没能插上嘴，因为俺奶也是老婆婆，也爱和老年人说话。

建国奶奶在家做晚饭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就问：“老姊妹，你来干啥？”

“唉，老姊妹，你看，我想给恁添个麻烦，我走闺女家了，现在腿脚不方便，走了半天才走到这，我是西岗贾楼的，能不能在你这讨口饭吃，晚上在你家歇一夜？”

“中啊，等会先吃饭吧，我给你倒点热水，渴了吧……”

她们又寒暄了一阵。

一会，建国爸听到孩子的热闹声走了过来，他知道怎么回事后，犹豫一阵说：“大婶，你在我家吃完饭还是回家吧！恁年纪大了，出了什么事，俺担当不起。”

“求求恁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，就让我在你们灶房歇一夜吧！老姐姐，你给孩儿说说？”她用哀求的语气说道。

建国奶用商量的语气说道：“要不就让她住下吧，和我挤一夜也行，明天再走，中吧？”

“娘，不是咱不愿管，这婶子年龄大了，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怕担不起啊！”

“唉……”建国奶探口气，“老姐妹，你没有儿子接你吗？”

“儿子18岁时，被抓壮丁走后，就再没回来过。”老婆婆眼泪流了下来。

建国奶看着儿子。

建国爸说：“老婶子，你吃过饭就走！西岗贾楼不算远，能走回家，路好。”

“中，那我慢慢走了，谢谢恁了。”老婆婆应道。

建国爸说：“喝完汤饭再走吧？”

“不了，我又不饿了。”老婆婆应道。

“真对不住啊，老姊妹。”建国奶无奈地说。

“你们想的也在理儿，我这把年纪了，就是讨人嫌了。”老婆婆向建国奶作个揖，艰难地迈出了门槛，建国爸扶了一下。

我们一群小孩跟着老婆婆到了省道，那时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我发现老婆婆的脚好小，走路走得好慢好慢。当时，我心里真想给她她说一声：“到我家吧！我奶奶好客。”可我又怕爹也不同意，老婆婆还得走。

我站在家门口，远远地看着老婆婆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，过了很久，她仿佛只是走了很短一段路，直到看不到老婆婆的身影，在家人的呼喊声中，我才回到了家。

“奶奶，我看到一个老婆婆走不动了，想住建国家灶房，建国爸不让。”我对奶奶说。

“她咋到建国家去了？”奶奶问。

“她说她去闺女家了，回来走得慢，走不动了，她是西岗贾楼的。”

“你咋不让她到咱家？”

“我怕爹不说。”

“我给你爹说嘛，该帮人家时候要帮忙啊。让你爹给她送回去也中呀！”

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为什么不让我老婆婆到我家呢？这样她就可以歇歇脚了；这样，她就不会伤心地哭了；这样，她就不会走那么长长黑黑的路了……

后来，我的脑海中总是不断浮现出老婆婆的身影，心中总有股难言的悔意。后来，再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我不再顾虑这顾虑那，而是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四月八儿

上抱下来时，我也已从后座上跳下来了，于是大姨一手拉着弟弟，一手拉着我进了院子。院子西侧有一棵十几年的葡萄树，葡萄藤青叶蔓蔓，将不大的小院几乎遮蔽了，我抬起头，看到成串的青葡萄低垂着，那种姿态太诱人，我几乎要流口水了。“等熟了全给你们留着。”大姨说着，将洗净的杏子递给我和弟弟，我们坐在葡萄藤下开心地吃起来。母亲随大姨去厨房帮忙，父亲去堂屋找姨夫和表哥闲聊了。

不多久，姥爷会来，他随身带着糖果，一进院就给我们分糖吃。大舅、二舅和二姨也带着表哥们赶到了，于是男孩子们便结伙去会上玩，多半是去戏台底下玩那些摇骰子、蹦弹珠之类的小游戏，弟弟也被表哥们带去了，母亲给了他一块钱。我只有一个表姐，那时已在外地上学，极少回来。我便只能跟着母亲、大姨和二姨了，女人们最感兴趣的往往还是衣服鞋帽，每年四月初八这一天，母亲便会给我买一双塑胶凉鞋，这几乎成了一种惯例。

大姨家对面即是姨奶家，我没见过姨奶，她很早就去世了。但据说姨奶是一个随和的老太太，也是奶妈唯一的姐姐。那时每逢四月八儿，还是少年的父亲就拉着架子车带着奶妈去看大戏，曾多次从大姨家门前经过，自然也数次与母亲碰面。但那时谁都不知道，这个拉架子车的少

■诗风词韵

■若木

独坐在无边的雨夜
不经意碰响了老家的钥匙
这轻微的响声伴着雨声
牵痛着我的百结愁肠
雨夜的轻寒低低弥漫，淹没了一切
心是一滴水珠，沉浮在一杯苦水里

你走后，日子，无非是被雨打湿的白纸
任凭我怎么晾晒，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
那些悲伤是一群蛇，紧紧追赶着我
不管怎么喂养，还是会被出其不意地咬上一口

母亲，如果那里
有人冒充我喊你“娘”
你一定要答应
他一定也是找不到娘的孩子
和我一样，渴望听到母亲的声音

夏韵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夏天充满希望热情之风
吹过一片片快要成熟的麦田
大地上，树木依旧茂密、葱茏
池塘泛起阵阵涟漪
数不尽的绿意扑面而来
向日葵花海绽放笑脸
生命的活力，于夏日恣意徜徉

阳光慷慨地洒下丝丝缕缕金色
那朵，夏日盛放的娇艳玫瑰
被小心翼翼地，插入最珍爱的瓶内
时光一分一秒都不忍错过
这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时节
不经意间从指缝处散落

有人细细品味草莓沙拉的清涼
蝉鸣阵阵，撞到孩童爽朗的笑声
忽然闭了口，只剩惬意安闲
夜里，凉风拂过
舒服的感觉传遍全身
半碗清茶，和着宁静月光
继续发酵那夏韵的悠长

静物写生一组

刘健君 作



洋葱



葫芦核桃



土豆白菜

年会成为我的父亲，那个长辫子、一笑起来满是羞涩的少女会成为我的母亲。

四月八儿是一根线，牵着父亲母亲，而牵线的人便是姨奶，一旦使命完成，便得离开了。那时亲戚间会上来往的礼物多是白糖、油条、鸡蛋、方便面之类的必需品。因此只要一过会，家里堆积的便全是这些东西。午饭多是煮大锅菜，男女各一桌，因为男人要喝酒，女人一般就是吃饭，偶尔会喝些葡萄酒。弟弟年纪小，他便随意些，跟着父亲母亲都行。因为我从小不吃粉条的缘故，大姨每年都会给我另做一锅饭，这个特殊优待曾令表哥们羡慕不已。

吃完饭，男人们大多会继续喝酒，女人们会带着孩子去看戏，母亲、大姨、二姨都是戏迷，她们搬了凳子在游戏台下一看就是半天，看到悲情处还会流泪，看到喜剧三人又会笑作一团，我常是把头倚在

■读书笔记

在那遥远的地方

——读李娟《阿勒泰的角落》



■特约撰稿人 穆丹

李娟这个名字实在是过于普通，就像学生时代某个埋头于书海默然苦读的女同学，你甚至记不清她的面容，她常常只留给你一个扎着简单马尾的后脑勺。因此，看到这个名字时，没由来地感到亲切。翻看她的作品，恰如女同学在向你讲述她的经历和见闻。在她娓娓道来的语言中，阿勒泰，那遥远的西北荒原，在眼前生动亲切起来。

看李娟的简介，发现她并非文学专业科班出身，甚至连大学都没有读过。她写作的目的只是单纯为了讲述和对文字发自心底的热爱。不同于大部分散文的精雕细琢，她的语言多是质朴的、毫无修饰的，因此也有读者称她为“野生的作家”。然而，在她质朴的文字中却显露出一种浑然天成的简净之美。这美因少了烦琐的技巧性修饰，便缩短了文字传播的路径，从而直达读者的内心，遥远的阿勒泰仿佛近在眼前。

李娟跟随母亲进入阿勒泰的深山牧场，经营一家半流动的杂货店和裁缝铺，跟着羊群南上北下，与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共同生活。她的《阿勒泰的角落》就是描写在这期间的见闻。在我们的常识中，阿勒泰气候恶劣、偏远荒凉。哪怕是去旅行数日，也要备足食品和衣物，鼓足十分的勇气才敢启程。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长期居住，更是让人望而生畏。然而在李娟的描述下，这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。或者说，即便气候和环境如我们想象般恶劣，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怡然自得。因为地广人稀，那里的人和动物都极其孤独。因为孤独，他们的每一次遇见都倾尽彼此所有的热情，不管是否熟识，他们都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和爱。他们抱团取暖，在这无涯的荒漠里热闹地生活着。这里有老实巴交的牧民和你做邻居，有与牧民们和谐共生的动物。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关注天气、植物、河流和日月的圆缺，用最古老的方式计算着时间；他们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天气中，在简陋的房子里枕着风声雪声甜蜜入睡；他们迎着风沙走很远的路去打水，用有限的食物烹饪出生活的美味；他们与野猫同盖一床棉被，用体温温暖一尾柔软的热带鱼。面对环境给出的难题，他们从不抱怨，而是乐观从容面对，并从中寻找生活的乐趣。他们敬畏生命、热爱自然，而自然也给了他们最好的回馈——淳朴善良的心。

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影响。生活于现代都市的我们，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便捷，却也不知不觉地被信息的快节奏裹挟着奔跑喘息。于是，近几年，人们开始提倡返璞归真，开始寻找诗和远方，开始倡导极简生活。李娟笔下的阿勒泰，虽然遥远，却正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生活。那种自然简净的生活方式，那种人与人之间无须揣测的直白交流，那种感情的自然流动，那种让人回归自然、回归自我的生活态度，无一不是我们都市人所渴望的。于是，当我们看到李娟的文字，就仿佛一股清凉甘冽的山泉直抵心间，抚慰着我们的五脏六腑，抚慰着我们焦灼的、迷茫的、疲乏的心。那曾经滋润着作者的荒野草原、山川河流，透过薄薄的书页，也滋润着我们。阿勒泰，那遥远而美丽的角落，虽不能至，但心已抵达。这是文字的魅力，更是阅读的魅力。



母亲的腿上，耳朵里全是锣鼓喧天。看完戏，我们便回大姨家去，有时吃了晚饭再走，走的时候，大姨就拼命往我们的车篓里塞东西，比我们拿来的东西还要多。

转眼间，当年的孩子已是年近三十，岁月悄悄改变着很多东西，也无声无息地带走了很多东西。大姨古稀之年，身体还算硬朗，表哥们都已在城里安家，二姨在城里帮忙带孩子，姥爷故去，大舅二舅也都不在了，父母也不再年轻，但如今四月八儿有会的传统仍在继续，虽然规模已大不如前。或许有一天，四月初八将成为日历上一个普通的日子，不再有会，但即使这个传统消失了，父母心中的传统也会一直在，他们会在四月初八赶到大姨家，延续亲情……



梦中的梨花院落

(外一篇)

■特约撰稿人 李季

梨花开了，朵朵都似白玉杯子，盛满美好的时光。

农家院落基本不大，正房三间，坐北朝南，厨房一间，坐东朝西，房前屋后栽种各种树木、花草，中间空出，可晒粮食、可摆桌椅，有些人家围有院墙，有些人家没有，但日子和心情都是敞亮的。

春天来时，院内的树木纷纷生出嫩绿的叶子，樱花、杏花、桃花、梨花竞相开放，树木之间拴的晾衣绳上搭着刚洗的衣服，吧嗒吧嗒，往下滴着水珠。喜鹊在枝头鸣唱，麻雀在檐下翻飞。孩子坐在门槛上，捧着一个比他脸还要大的蒸馍，一边吃一边揪成小块，去喂围着他转的一只花猫和几只芦花鸡。和煦的阳光洒满小院，洒在孩子和家禽、家畜身上，也洒在窗下倚放着的镰刀、锄头上。我喜欢梨花院落，溶溶月色，柳絮池塘，风淡云清，村子虽已入睡，庄稼还在贪长，几只麻点鸭，扁扁的嘴巴歪在翅膀下，静静地漂在水面上。

夏日黄昏时分，孩子们抬来水，水凉院子，搬出小木桌、小木凳，摆放整齐。蝙蝠钻进房檐睡觉，萤火虫提着一闪一闪的小灯笼飞过来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着简单的饭菜，父亲为了解乏会喝两盅，母亲边吃饭边为孩子们扇着扇子驱赶蚊子。吃完饭，抬出竹床，孩子们歪在床上，缠着旁边的父亲讲故事。月亮躲进白云里，星星不停眨着眼睛，竹床上的大人和孩子，都已进入了梦乡。

我家的小院没有院墙，厨房紧邻一池绿水，院前一片翠竹，四周是高大的椿树、槐树、柳树，柴草垛靠着一棵古树、两棵梨树，院子西南角是一片小花园，种着月季、茉莉、鸢尾、菊花、金银花，还有两棵樱桃树、两棵石榴树。我们已离开多年，花木早已凋残，那溶溶月色、梨花院落，如今，只能出现在梦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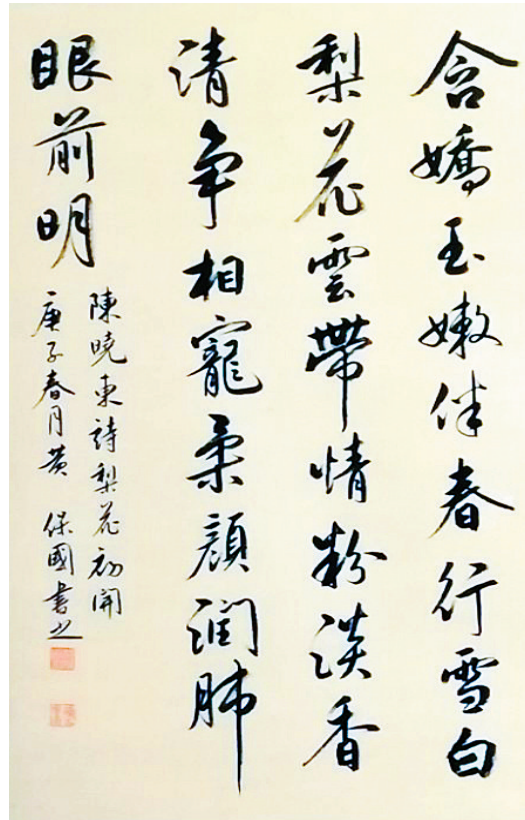
篱笆小院

篱笆，自古就是乡村人家的代名词，古时田园诗多有关于篱笆的诗句。“篱笆雨过晚阳红”，是雨后夕阳斜照的篱笆；“青山修竹矮篱笆”，是山中人家的篱笆；“日高山犬吠篱笆”，是客人来到了篱笆墙外。最为人知的还是陶渊明的那句“采菊东篱下”，篱落疏疏，人淡如菊，岁月悠悠，心素如简。

篱笆小院，在过去的乡村很常见。

扎篱笆的材质，有麻秆，有树枝，有竹子，有的直接就是一排矮株植物，花椒树或者紫藤等，王冕就有“绿槿作篱笆，茅檐挂薜萝”的诗句。麻秆不值钱，麻秆篱笆比较经济实惠，但不耐用。乡下几乎家家都种黄麻、红麻，麻秆比较多，用木棍在两头和中间打好桩，攀上麻绳，把截成适当高度的麻秆，串进绳子，扎入地里，就成了。但是连着下几场雨，麻秆埋入地下的部分就沤烂了，一阵风来，可能就倒了。麻秆篱笆多用来围菜园，挡挡鸡鸭，一季菜罢，麻秆抽回家晒干，就成了做饭的燃料。来年种菜，再用新麻秆围篱笆。树枝篱笆大多也打桩绑绳围成，如果想省事，只需找几根小枝繁多的树枝，交错着一放，就成篱笆了。“篱笆”两个字“竹”字头，可见大多的篱笆还是竹子的。细竹需要打桩绑绳，粗实的竹子则劈成片，斜着插入地里，互相交织，紧密相连，围合而成。

篱笆大多并不高，也并不结实，起不到防盗的作用，不过有了篱笆，人就懂了，篱笆内的东西是私人的，路人不该碰，它最大的功能，是充当丝瓜架、扁豆架、葫芦架、花架。在篱笆下随意埋几粒丝瓜种子、扁豆种子，丝瓜、扁豆就够一家人吃上几个月。花开时节，黄色的丝瓜花，紫色的扁豆花，密密交织，互相映衬，如一幅美丽的图画。花间劳碌的蜂蜜蜂，一不小心，就飞出了画外。阳光下，竹篱上挂着细长嫩绿的丝瓜和一串串青扁豆，微风拂过，花叶轻摇，丝瓜和扁豆，悄悄捉着迷藏。葫芦花是白色的，葫芦藤很细，结的瓜却很大，挂在篱笆上，大有把篱笆缀歪的趋势。篱笆上最常见的花，不是丝瓜花、扁豆花，而是牵牛花。“牵牛延蔓绕篱笆”，紫色或红色的小喇叭，密密探出篱笆墙，吹奏着一曲又一曲的乡村民谣。



书法

黄保国 作